

童年

外国文学卷

高尔基 著
(前苏联)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中外传记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二)

● 主 编 韩作黎
● 副 编 赵思中



428
657
=2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——外国文学卷

童

648-4

年

[前苏联] 高尔基 著

张 峰 译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/(苏)高尔基著;张峰译.-北京:

中国和平出版社,1997.12

(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:外国文学卷/韩作黎主编)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I.童… II.①高… ②张… III.长篇小说-苏联-现代

IV.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979 号

童年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)

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20.125 印张 11023 千字

印数:1-5100 套

ISBN7-80101-816-8/G·683

定价:618.00 元 (全套共 116 册)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外国文学卷

基度山伯爵

童年

鲁滨逊漂流记

在人间

唐·吉珂德

我的大学

老人与海

红与黑

悲惨世界

简·爱

少年维特的烦恼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九

回忆过去，我以为那时可以说是蜂窝，各种各样平凡的粗人，都像蜜蜂似的把蜜——生活的知识和思想，送进蜂窝里，他们尽自己所能做到的慷慨大量地充实我的心灵。其中自然不乏肮脏的东西，可我以为只要是知识，就是蜜。

“好事情”走了以后，彼得伯伯跟我挺要好。他也像外祖父那样干瘦干瘦的，可他个子比外祖父矮小；他像是一个为了逗笑装成老头儿的小孩。他的脸像个筛子，全是由条条纤细的皱皮组成的；皱皮之间，那对眼白发黄、滑稽的机灵的眼睛，像是笼子里黄雀似的骨碌碌乱转。他那浅灰色的头发卷曲着，胡子拧成圈儿；他抽烟斗，冒出来的烟和他头发的颜色一样，也是袅袅上升。他说话也是满绕圈子的，满口的俏皮话。他的声音嗡嗡地响，听来好似很亲切，可我总觉得他是在嘲笑所有的人。

“开始那几年，伯爵小姐，敬爱的塔季扬·列克谢芙娜，吩咐我说：‘你当铁匠吧，’可过了一阵子，她又吩咐我说：‘帮帮园丁的忙！’行啊，无论把一个老粗安排在哪儿都不合适！过

了一阵子她又说：“彼得鲁什卡，你该去捕鱼！”反正什么都一样，我就去捕鱼……可是，我刚爱上这一行，又和鱼分手了，分手就分手吧！又叫我到城里赶马车，缴租金。好吧，赶马车也行，还干什么？后来小姐还没来得及让我再改行，农奴就解放了，我身边只剩下这匹马，现在它就算是我的伯爵小姐了。”

它是一匹老马，好像它原来是白的，曾经被一个醉鬼画匠用五彩颜料乱涂一气，但只开了个头，没有涂完似的。它的腿脱了白，浑身像是用破布联成的，它的眼睛昏沉沉，悲伤地低垂着骨瘦嶙峋的头，突出的青筋和磨光的老皮松弛地包着躯干。彼得伯伯对它总是恭恭敬敬，从不打它，并且叫它丹尼卡。

有一次，外祖父对他说：

“你为什么用基督教的名字称呼牲口？”

“不是的，瓦西里·瓦西里耶夫，不是的，尊敬的先生！基督教没有丹尼卡这样的名字，只有塔季扬娜！”

彼得伯伯也认字，《圣经》背得烂熟，他和外祖父经常争论圣徒里面谁最神圣；他们把那些负罪的古人一个比一个批评得厉害；尤其对押沙龙不客气。有时争论纯粹属于语法性质的，外祖父说是这样，可是彼得伯伯却一口咬定是那样。

“我说的是一回事，你说的是另一回事！”外祖父发火了，满脸通红。

但彼得伯伯，被烟雾缭绕着，刻薄地问道：

“你那样有哪点好？它对上帝一点儿也不好。说不定上帝一面听你祈祷，一面想：不论你怎么祷告，但一文不值！”

“滚出去，列克谢！”外祖父狂怒地叫道，绿眼珠子直发光。

彼得十分爱整洁；他从院子走过，总把碎石头、碎瓦片、骨头踢开。他一面踢，一面追上去骂：

“多余的东西，真碍事！”

他喜欢说话，看来人挺善良面快活，可他的眼睛经常充血且混浊，有时像死人一样停滞不动。他有时坐在黑暗的墙角，蜷着身子，阴着脸，像他的哑巴侄子一样不发一言。

“彼得伯伯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走开，”他低沉而严厉地说。

我们那条街，有一家搬来一位老爷，额头上长了个肉瘤。他有一个非常古怪的习惯：每到休息日，他就坐在窗口用鸟枪打狗、猫、鸡和乌鸦，对他所不喜欢的行人也射击。有一次，他用打鹌鹑的小霰弹射中了“好事情”的腰；皮上衣没被霰弹打穿，可有几颗跑进口袋里；我记得，房客透过眼镜细心地查看发蓝光的霰弹。外祖父劝他去告状，但是他把霰弹往厨房角落里一扔，说：

“不值得。”

有一次，这位射手打进外祖父的腿上几颗霰弹；外祖父气急了，向调解法官递了状子，召集街上受害者和证人，但那位老爷突然不见了。

每次，一听见街上枪响，彼得伯伯——只要他在家——就慌忙把晒褪色的、过节才戴的宽檐帽子戴到灰头发的头上，飞快跑出大门。他两手缩在背后长衫下面，把长衫撑得像公鸡尾巴似的，挺着肚子，大摇大摆地沿着人行道从射手身边走过。他走过去，返回来，又走过去。我们全家都站在大门口，那个军人从窗户探出峻青的面孔往外看，在他的脸上面，是他妻子的金发的脑袋；贝特连院子里也走出几个人，只有灰色的、死气沉沉的奥夫相尼科夫的房屋里没人出来。

有时，彼得伯伯走来走去毫无结果，大概那个猎人不认为他是个值得射击的野禽，可有时双筒枪一连发出两响：

“蹦——蹦……”

彼得伯伯就加快脚步，兴奋地跑到我们面前说：

“打着下襟了！”

有一次，霰弹打中了他的肩膀和脖子。外祖母一边用针挖霰弹，一边责备彼得伯伯说：

“你干吗纵容这个野种？留神他把你的眼睛打瞎！”

“不，不会的，阿库林娜·伊凡娜，”彼得拉着腔蔑视地说。
“他算哪门子射手……”

“你为什么要惯他呢？”

“我哪儿是惯他，我只是逗他玩儿……”

他把挑出来的霰弹放在手掌上，仔细地观察，说：

“算哪门子射手！伯爵小姐跟前有一个临时充担丈夫职

务的——她更换丈夫像更换用人一样——名字叫马蒙特·伊里奇，是位军人。嗨，他的枪法，简直无与伦比！老妈妈，他就用单打一的子弹，不用别的！他让傻子伊格纳什卡站在远处，大约40步开外，傻子的腰上系一个瓶子，瓶子就悬在他的两腿之间，伊格纳什卡把腿分开，傻笑着。马蒙特·伊里奇用手枪瞄准了，砰一声！瓶子碎了。只有那么一次，不知是牛虻，还是什么，咬了伊格纳什卡一口，他一动弹，子弹打中了他的腿，正打中膝盖骨。马上叫来大夫，把他的腿给剁了——完事大吉，把腿给埋了……”

“傻子呢？”

“他，没事儿。傻子不需要手脚，凭他那副蠢相就能吃饱饭。傻瓜人人爱，愚蠢不惹人生气，俗话说得好：只要是法院的文书就能管人，只要是傻子就不会欺负人……”

这类故事一点也不使外祖母吃惊，她自己就知道几十个类似的故事，可我有点怕，我问彼得：

“老爷会打死人吗？”

“当然。他们相互也打死。有一次，塔季扬·列克谢芙娜那儿来了一个骠骑兵，他和马蒙特吵了起来，马上就拼手枪。他们走进花园，到池塘旁边小路上，这位枪骑兵啪哧一下，正击中马蒙特的肝脏！马蒙特送进坟地里，枪骑兵被流放到了高加索——完事大吉！这是他们打死自家人！要是打死农民什么的，那就更没话好说了。现在他们可能更不可怜人了，那

些农民不是他们的农奴了。以前总还有点心疼，私人财产嘛！”

“就是那时候也不特别心疼，”外祖母说。

彼得伯伯表示赞同：

“这话也对，私人财产，可不值钱……”

他对我很亲切，跟我交谈，比跟大人谈话和气些，也不躲避目光，可他身上有一种我不喜欢的东西。他请大家吃心爱的果酱的时候，我的面包片上的果酱抹得特别厚，时常从城里给我带来麦芽糖、罂粟饼；跟我谈话的时候，总是一本正经，声音极低。

“将来干什么啊，小爷子？当兵还是当官？”

“当兵。”

“这是好事。现今当兵也不苦了。当神甫也好，自言自语地喊几声‘上帝饶恕吧’——完事大吉！当神甫甚至比当兵容易，当个渔夫，那才叫容易呢，啥本领都不用，只要习惯就行……”

他滑稽地形容鱼儿围着饵怎么游来游去，形容鲈鱼、鲤鱼、石斑鱼上了钩怎么挣扎。

“外祖父打你，你生气了吧？”他安抚地说。“小爷子，不必生气，打你是为了教训你，这种打法，是管孩子！我那位塔季扬·列克谢芙娜小姐，你知道吧？嗨，她打人可狠啦，出了名的！她养一个专门打人的家伙，名叫赫里斯托福尔，打人他算

是一把好手，附近的地主都向伯爵小姐借他帮忙，塔季扬·别克谢芙娜小姐，把赫里斯托福尔借给我们揍农奴一顿吧！她就借给他们。”

他平心静气地、仔细地说起那位伯爵小姐：她穿着白细纱衣裳，顶着天蓝色的轻盈的头巾，在圆柱的廊柱下红椅子上坐着，赫里斯托福尔就在她眼前鞭打那些农妇和农夫。

“小爷子，这个赫里斯托福尔虽然是梁赞人，可他很像茨冈或者乌克兰人，他的上唇胡子长到耳根，脸竣青，下巴胡子剃了。不知他真傻，还是害怕人家找他麻烦装傻。他有时在厨房里往茶杯里倒水，捉苍蝇，再不然就是捉蜂螫、甲壳虫，捉来就用树枝按到水里淹死，淹很久。有时从自己领子里抓到虱子，也拿来淹死。”

诸如此类的故事，全是我十分熟悉的，由外祖母和外祖父口述，我听了很多。它们是各种各样的，但彼此都惊奇地相似：每一个故事里都有折磨人、欺负人、压迫人的事。这些故事听够了，不愿再听了，我请求车夫道：

“讲点别的吧！”

他把所有皱纹都集中到嘴角，然后又把皱纹掀到眼角，他同意了：

“好，你这个听不够的，就讲点别的。我们那儿有一个厨子……”

“究竟是哪儿啊？”

“就是在塔季扬·列克谢芙娜伯爵小姐那儿嘛。”

“你为什么叫她塔季扬？她是男人吗？”

他尖声地笑了。

“她当然是小姐罗，她还有小胡子呢。漆黑漆黑的小胡子，她的祖先是黑皮肤的德国种，这个民族像阿拉伯人。咱们还是讲那个厨子吧。小爷子，这个故事才逗呢……”

这个逗笑的故事是这样的：厨子弄坏了一个大馅儿饼，主人就逼他一次把它吃光，后来他就一病不起了。”

我生气地说：

“这根本不可笑！”

“什么才可笑？你说！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”

“那就别说了！”

于是他又胡编些无聊的东西。

过节的时候，两个表哥——一个是愁眉苦脸且懒惰的米哈伊尔的儿子萨沙，一个是精明且懂事的雅科夫的儿子萨沙——都来做客，我们三人在屋顶上窜来窜去，看见贝特连院子里有一位穿绿皮礼服的老爷；他坐在靠墙的柴火堆里，正逗几个小狗玩呢。有一个表哥提议偷他一只小狗，立刻就制定一个机智的偷窃计划：两个表哥马上到大街贝特连的大门口，由我来吓唬这个老爷，等把他一吓跑，他们就溜进院子抱小狗。

“怎样吓唬呢？”

有一个表哥提议：

“你往他的秃脑瓜上吐唾沫！”

往人头上吐唾沫算得了什么大罪啊？有比这坏得多的事情，我不止一次听过，也不止一次亲眼见过，当然，我毫不犹豫地执行了我所担负的任务。

结果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，贝特连家里到我们院子里来了一大群男男女女，领头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军官。因为在我执行任务时两个表哥正在街上乖乖地玩耍，所以没他们的事，外祖父只打我一个人，充分地满足了贝特连全家的男女老少。

挨过打，我在厨房里吊床上躲着，快活的彼得伯伯穿着过节的衣服来看我。

“你想得真妙，小爷子！”他耳语道。“对他就该这么办。这个老山羊，对他就该如此，最好用石头砍他发霉的脑袋！”

我眼前浮现出那位老爷的脸，滴溜圆，没有胡须，像个孩子。我记得，他像狗崽子一样，声音又小又可怜地叫起来，一面用小手擦发黄的秃脑壳，我羞得无法忍受，我痛恨两个表哥，可我仔细瞧了瞧这个马车夫满是皱纹的脸，马上把这一切都忘记了：他那张面孔叫人可怕而且可恶地哆嗦着，就像外祖父打我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一样。

“走开！”我叫道，用手和脚把彼得推开。

他嘿嘿地笑着，眨着眼，爬下了吊床。

从那时起,我再也没有跟他谈话的兴趣了,我回避他,同时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这个马车夫,模糊地等待着会有什么事发生。

在得罪秃头老爷事件之后不久,又出了一件事:奥夫相尼科夫平静的庭院早就吸引着我,我觉得,在这座灰色的房屋里过着一种特殊的、神秘的童话似的生活。

贝特连家过着热闹且快活的生活,有许多美貌的小姐、军官和大学生常来家里找她们。那里可以听见笑声、叫喊声、歌声、音乐声。房屋的外貌也是漂亮的,玻璃窗亮堂堂的,玻璃窗后面盆花的绿影显出各种鲜丽的色彩。

外祖父不喜欢这一家。

“异教徒,不信神的人,”他一提起这家人就这么说,而对这家的女人,总是用肮脏的字跟称呼她们。彼得伯伯有一次给我解释这个字眼,他的解释令人作呕且幸灾乐祸。

严肃面沉默的奥夫相尼科夫的房舍使外祖父穆然起敬。

这所高大的平房伸进院子里,院中是块茂密的草坪,清洁且宁静;院子中有口井,井上有一个用两根柱子支起的顶盖。房子好像想躲开大街缩回去。3个狭窄的拱形的窗户离开地面很高,窗户玻璃是模糊的,在阳光下放出灿烂的彩虹。大门旁是一座仓库,正面跟房屋一模一样,也有3个窗户,但却是假的:在灰色的墙壁上镶嵌3个窗口,用白颜料画上窗框。这些瞎眼的窗户使人看去很不舒服,整个仓库像在暗示:这所房

子想躲起来悄悄地生活。整个园地,和园地上空荡荡的马厩,以及开有一扇大门、而且也是空荡荡的板棚,似乎都给人一种安祥而屈辱的、或者慈祥而高傲的感觉。

有时,有一个老头在院子里走动,个子高高的,有点瘸腿,剃光了头,雪白的胡子像一根根针似的翘着。有时,另一个留着络腮胡子、鼻子歪斜的老头从马厩里牵出一匹长脸的灰马;这匹瘪胸细腿的马走到院子中央。朝着四周的一切都点头哈腰的,像一个谦恭有礼的尼姑。那个瘸腿的老头用手掌响亮地拍打着马,吹着口哨,气喘嘘嘘,随后又把马藏到黑暗的马厩里。我似乎觉得,这个老头想离开这所房子,但是办不到,被魔法给捆住了。

在那院子里,差不多每天都有3个小孩子从中午玩到晚上;他们穿着一色的灰上衣和裤子,戴着一样的帽子,圆脸灰眼睛,彼此长得那么相似,我只依据个子的高矮才分得清他们。

我从墙缝里观察他们,他们看不见我,我很希望他们能发现我。我喜欢他们那样巧妙、快活、友好地做我不熟悉的游戏,喜欢他们的衣服,喜欢他们彼此善良的关怀,尤其是两个哥哥对待那个小弟弟——长得挺好玩的活泼的小矮胖子。要是他摔倒了,他们也像别人笑一个摔倒的人那样大笑,但不是幸灾乐祸的笑,他们马上扶起他,要是他弄脏了手或者膝盖,他们就用牛旁叶子、用手帕擦他的手指和裤子,而二哥哥和善

地说：

“看你笨的！……”

他们向来不吵架，不骂街，3个人都很机敏，有力气，不知疲惫。

有一次，我爬到树上冲他们吹口哨，他们一下子都站住了，随后不慌不忙地聚在一起，一面望着我，一面悄声地商量着什么。我心想，他们要向我投石子了，于是我下来将所有口袋和怀里都装满了石子，之后又爬到树上，但他们已离我远远地到院子角落去玩了，把我给忘记了。这使人有些惆怅，然而我不愿意先开仗。一会儿，有人从窗户的通风口喊他们：

“孩子们，回家啦！”

他们不慌不忙、服服贴贴地走了，像3只小鹅。

有好几回，我在围墙上面的树上坐着，等他们叫我和他们一起玩，可他们没有叫我。我早在心中跟他们一起玩了，有时是那样的入神，甚至大叫大笑起来；于是，他们3个一块看我，悄悄儿议论着什么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就从树上爬了下去。

有一回，他们玩捉迷藏，该老二找了，他站在仓库拐角处诚实地用手蒙着眼，不偷视，他的两个弟兄跑去躲藏。哥哥飞快地爬进仓库廊底下一套宽大的雪橇里，弟弟手脚忙乱地、滑稽地绕着井乱跑，不知道该往哪儿藏。

“一，”哥哥喊道。“二……”

那个小弟弟跳到井栏上，抓住绳子，把脚放进空桶里，那

水桶砰砰地碰着井栏的墙壁，掉下去不见了。

我看见那缠得整整齐齐的轱辘迅速无声地旋转，稍一愣，立即就明白了将发生什么事，一个纵身就跳到他家院子里，喊道：

“快，掉进井里去了！……”

老二和我同时跑到井栏旁，他抓住井绳，使劲想往上拉，他的手磨得像火烧一样，可我已经截住了井绳，在这时刻，大哥哥也跑来了，帮我拉水桶；他说：

“请您轻点儿拉！……”

我们飞快地把小孩拉上来，他吓坏了；鲜血顺他有手指往下滴，腮帮也弄得乌黑，一直到腰间都是湿漉漉的，脸白得发青，打着寒噤，睁圆了眼，努力微笑着说：

“我怎——么——掉下——去了……”

“你发疯了，你知道吗，”二哥哥说，他搂着他，用手绢擦他脸上的血，大哥哥皱着眉说：

“回家吧，反正也瞒不住……”

“你们会挨打吗？”我问。

他点点头，随后向我伸出手说：

“你跑得真快！”

我听他夸奖感觉很高兴，我还没来得及握住他的手，他又对二弟说：

“咱们走吧，他会着凉的！咱们就说他摔倒了，可别说掉